

DOI: 10.16305/j.1007-1334.2026.z20250113002

# 唐以前宣补法治疗肾消渴及其后世演变 ——以宣补丸为例

何舒仪, 王兴伊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摘要】** 宣补丸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北周名医姚僧垣所撰《集验方》,这是一首治疗肾消渴小便数的医方,在《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均有引录。通过文献考证探析宣补丸的源流演变,阐释其中蕴含的“宣补同用”治疗消渴的独特方法,最早可追溯至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的第卅六方。此治疗思想在张仲景肾气丸方中亦可见其端倪,至六朝时期臻于成熟,《小品方》中系统阐述了其基础理论。到唐代后,演绎出五补七宣丸等医方,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宋代以后,随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颁行而流传广泛,此方在黑水城出土医方中亦有其踪迹。到金元时期,刘完素继承此法,推广应用于中风、疟、闭经等多种病证的相关治疗,传承后世。

**【关键词】** 消渴;《集验方》;宣补丸;文献考证;中医药理论

## Evolution of Xuanbu method in treating kidney Xiaoke before Ta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Xuanbu Wan

HE Shuyi, WANG Xingyi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Abstract:** The Xuanbu Wan (pills for diffusing and tonifying) was first mentioned in the historical medical literature in the *Jiyan Fang* (*Collection of Verified Prescriptions*) written by the renowned Northern Zhou physician Yao Sengyua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prescription, which treats kidney Xiaoke (consumptive thirst) with frequent urination, was cited in *Beiji Qianjin Yaofang*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Gold for Emergencies*) and *Waitai Miyao* (*Secret Prescriptions from the Imperial Library*). Through a review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Xuanbu Wan and explains the unique treatment method of combining "Xuan" (dispersing) and "Bu" (tonifying) for treating Xiaoke (consumptive thirst),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46th prescription in *Zhi Liu Shi Bing He Qi Tang Fa* (*Methods of Preparing Decoctions for Treating Sixty Disease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ianhui Medical Bamboo Slips. This therapeutic concept is also found in Zhang Zhongjing's Shenqi Wan (pills for tonifying kidney qi) and matured by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with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the *Xiaopin Fang* (*Minor Essentials of Prescriptions*). From the Tang Dynasty onward, medical prescriptions such as Wubu Qixuan Wan (five-tonifying and seven-dispersing pills) were developed for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ward, Xuanbu Wan spread widel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aiping Huimin Heji Ju Fang* (*Formulary of the Pharmacy of the Peaceful Benevolent Dispensary*), and traces of it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the medical prescriptions unearthed from Heishuicheng.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Liu Wansu inherited this therapeutic method and expanded its application to a wide range of conditions, including stroke, malaria, and amenorrhea, thereby ensuring its transmission to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Xiaoke (consumptive thirst); *Jiyan Fang* (*Collection of Verified Prescriptions*); Xuanbu Wan; literature resear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VJX165)

[作者简介] 何舒仪,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以前医方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 王兴伊,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 wxy\_sh@126.com

糖尿病是现代临床中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在中国古代医籍中通常被归属为“消渴”范畴。对消渴的认识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在《黄帝内经》中已有相关记载,《素问·奇病论》曰:“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瘕……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sup>[1]</sup><sup>12-13</sup>可知当时的医者已对消渴的病因病机有了初步认识。随着医学不断发展,至东汉时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专设篇章论述消渴,阐释其治疗原则,并载录了如肾气丸、猪苓汤等经典方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医方被广泛搜集记录,形成了以葛洪《肘后方》、陈延之《小品方》、姚僧垣《集验方》等为代表的医方书,这些方书中记载有许多治疗消渴的方剂。隋唐时期,孙思邈、王焘等医学大家对前代医方进行系统整理和汇编,将诸多治疗消渴的经典方剂收录于《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之中,进一步完善了消渴的治疗体系。

在众多治疗消渴的医方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康名医姚僧垣所撰《集验方》中治疗肾消渴的经典方剂——宣补丸<sup>[2]</sup><sup>94</sup>(《千金方》中亦载为“除热宣补丸”)。具体条文如下:

治肾消渴,小便数,宣补丸方。

黄芪(三两),栝蒌(三两),麦门冬(三两,去心),茯神(三两),人参(三两),甘草(三两,炙),黄连(三两),知母(三两),干地黄(六两),石膏(六两,研),菟丝(三两),肉苁蓉(四两)。上十二味,末之,以牛胆汁三合,共蜜和丸梧子大,以茅根汁服三十丸,日渐加至五十丸,一名茯神丸。

宣补丸在唐代被视为治疗消渴的重要方剂之一,可通过孙思邈《千金方》卷二十一“消渴淋闭方”中的一则医案<sup>[3]</sup><sup>812</sup>加以印证。医案记载如下:

贞观十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石英既久,忽房道强盛,经月余,渐患渴,经数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百方治之,渐以增剧,四体羸瘦,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干而卒。此病虽稀,甚可畏也。利时六脉沉细微弱,服枸杞汤即效,但不能长愈。服铅丹散亦即减,其间将服除热宣补丸。

此案记载了梓州刺史李文博在患消渴期间,先后尝试服用枸杞汤、铅丹散以及除热宣补丸进行治疗。李文博作为唐代初期的一名地方高级官员,其病例反映了宣补丸在唐代社会上层群体中受到重视,并被应用于消渴的实际治疗当中,其影响力可

见一斑。


## 1 治疗肾消渴的宣补丸

有研究<sup>[4]</sup>统计,宋至金元时期治疗消渴的方剂中,清热泻火类药物的平均剂量居于首位,补虚药次之。这表明该时期医家认为脏腑虚热是导致消渴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治疗上更重视清热泻火药的应用。而六朝时期的宣补丸与后世清泻肺胃、滋阴润燥为主的治疗思路不同,其治法上采用宣法与补法相结合(合称“宣补法”),宣补同用以治疗“肾消渴,小便不利”。若要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理,需从南北朝时期对消渴的认识、宣补丸的命名、治法特点及组方用药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

1.1 肾消渴与“宣疾”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对消渴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认为嗜食肥甘厚味所致的“内热”“中满”是引发消渴的主要原因<sup>[5]</sup>。至张仲景《金匮要略》,已总结消渴的典型症状,包括消谷善饥、渴欲饮水、小便反多等<sup>[6]</sup><sup>115</sup>。同时,张仲景以肾气丸为代表方剂治疗消渴,为后世肾虚消渴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南北朝时期,陈延之在《小品方》<sup>[7]</sup><sup>64-65</sup>中首次明确总结了消渴与肾虚之间的密切关联。如卷三“治渴利诸方”中:“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所致……腰肾既虚冷,则不能蒸于上,谷气则尽下为小便者也。”<sup>[7]</sup><sup>64</sup>同时,其还从肺、肾、脾胃的生理联系出发,解释肾虚导致消渴的病机,“肺为五脏之华盖,若下有暖气蒸即肺润,若下冷极,即阳气不能升,故肺干则热……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覆,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则暖气不能上,此板则终不能润也。火力者,则是腰肾强盛也。常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亦免干渴也。故仲景云宜服八味肾气丸”<sup>[7]</sup><sup>65</sup>。陈延之以釜上之板喻肺、釜下之火喻肾气、釜中之水喻脾胃水谷精微,解释肾虚消渴的病理机制,认为若肾气不足,则不能将水谷之精气蒸腾上润肺部,继而全部下行,导致肺干而渴、小便频多。这是根据肾气丸治疗消渴的经验,通过脏腑关联的视角明晰肾虚消渴理论。

陈延之所阐明的理论不止于此,其进一步提出:“凡此疾与脚气,同为肾虚所致……夫脚气者,拥疾也,消渴者,宣疾也。春夏阳气上,故拥疾发,即宣疾愈也;秋冬阳气下,故宣疾发,即拥疾愈也。审此二者,疾可理也……又宜食鸡子、马肉,此物微

拥,亦可疗宣疾也。拥之过度,便发脚气。”<sup>[7]65</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宣,天子宣室也……引伸为布也、明也、徧也、通也、缓也、散也。”<sup>[8]</sup>可知“宣”的本义指代王室之宫殿,其甲骨文字形象为,如一所房屋内有气流散布,延伸出发散、疏通之义。如《左传·昭公元年》中提到“宣汾、洮,障大泽”<sup>[9]</sup>,此处“宣”即指疏通川泽之意。“拥(攏)”字在中医文献中多通“壅”,《广雅疏证》释为“壅,障也”<sup>[10]</sup>,即有阻塞之意。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述“河决不可复壅”<sup>[11]</sup>，“壅”在此意为堵塞河流。

在对消渴的论述中,陈延之首次提到消渴为“宣疾”,脚气为“拥(壅)疾”的概念,他将消渴与脚气对举,认为二者虽同因肾虚引起,但病机和病势正好相反。消渴表现为耗散状态<sup>[12]</sup>,病势以发散外泄为主,阳气耗散不能聚而上行,故称“宣疾”。而脚气病则表现为阻塞状态,病势以壅滞不畅为主,故称“拥(壅)疾”。陈延之通过季节与气机升降的关系阐释了“宣疾”与“拥(壅)疾”的发作规律,春夏气升,助肾气上行,所以“宣疾”愈;秋冬阳气内收,不利于气机上达,故“宣疾”加剧。不仅如此,他还列举了一些有益于“宣疾”的食物,如鸡子、马肉等,因其具有“微拥(壅)”之性,能够适度弥补阳气外泄。同时,他还强调“拥(壅)之过度,便发脚气”,警示在治疗“宣疾”时应避免过度壅补,以防病机被逆转为“拥(壅)疾”。总结之,不论是“宣疾”消渴还是“拥(壅)疾”脚气,其根源皆为肾虚引发的气机运动失常——或为宣散或为壅聚的疾病状态。

据考证,《小品方》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公元499年<sup>[7]264</sup>,这一时间点明确早于姚僧垣的生卒年份(公元499年至583年),因此该书未能收录姚僧垣创制的宣补丸。然《小品方》卷三“治渴利诸方”中所载的肾气丸、肾沥汤、枸杞汤等方在《集验方》中均有收录,《集验方》中另有不少医方源于《小品方》,姚僧垣继承了陈延之的许多学术经验<sup>[13]</sup>。可以推测,姚僧垣或许是在陈延之关于肾虚消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创制了宣补丸。进一步考察,《千金方》中梓州刺史李文博医案记载的3个治疗消渴的医方——枸杞汤、铅丹散、除热宣补丸中,枸杞汤和铅丹散均见于《小品方》。这表明,在唐代初期消渴的治疗中,《小品方》中的枸杞汤、铅丹散与《集验方》中的宣补丸在适应证上存在一致性,均用于调治肾虚消渴的病机状态。

1.2 宣补法与组方 宣补丸是典型的以治法功效

命名的方剂,其治法核心在于宣法与补法相协调以调治肾虚消渴及小便频数。补法的应用很好理解,《黄帝内经》云“虚者补之”<sup>[1]503</sup>,肾虚引起的消渴故当以“暖补肾气”为治。然而,根据前文分析,“宣”具有疏通之义,“壅”则意为阻塞,那么,为什么在治疗以发散外泄为特点的“宣疾”消渴时,仍需宣法与补法合用为治呢?这一点可以通过陈延之的论述加以阐释:“此物微拥(壅),亦可疗宣疾也。拥(壅)之过度,便发脚气。”<sup>[7]65</sup>这表明,治疗“宣疾”时,若过度使用补剂,可能导致病机转化为“拥(壅)疾”,因此在补益的同时适度运用宣法协调气机运动,可以有效避免病机失衡转向对立面。

此外,我们分析宣法在宣补丸中的作用不止于疏通,更包含升提气机的功能。天子的宫室曰“宣”,《儒门事亲》中提到“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sup>[14]</sup>。结合陈延之对肾虚导致气机不能上行而成消渴的解释,“宣”在此处应当有向上升提气机的含义。这种作用在隋代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中亦有体现,卷八“经脉之一”注释“陷下则灸之”时指出“经络之中,血气减少,故脉陷下也。火气壮火,宣补经络,故宜灸也”<sup>[15]</sup>。其认为血气减少,固当补,若脉陷下,则当以灸法宣而上提。

综上所述,宣法在宣补丸中的作用应当为对气机的疏通和升提,宣法与补法同时使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肾虚消渴。基于这一治疗原则,宣补丸的组方配伍机制如下。

①方中地黄六两能“填骨髓、长肌肉”<sup>[16]12</sup>,麦冬三两可“强阴益精”<sup>[16]15</sup>,菟丝子三两主“补不足,益气力,肥健,强阴,主茎中寒”<sup>[17]</sup>,肉苁蓉四两能“除茎中寒热痛,强阴,益精气,多子”<sup>[16]25</sup>。此四药补肾气、强阴益精,为方中核心补法的体现。

②此外,黄芪三两、人参三两、炙甘草三两及茯神三两,此四药侧重于温中健脾,同时升举阳气,为宣法之用,黄芪和人参还兼有止渴、止消渴之功。宣补法以补益为主、宣通为辅,其宣法并不依赖辛温燥热之品,以防疏散太过,补养无功;而是选用同样能益气除热的参、芪之属,形成以宣助补的独特治法。

③余瓜蒌三两、黄连三两、知母三两及石膏六两,此四药长于除肺、胃中热而滋阴生津,针对口渴多饮的主症,是止消渴的关键用药,亦为方中清法的代表。究其缘理,当追溯至陶弘景在《肘后备急方》中附引姚僧垣对消渴的论述:“姚氏云:消渴为

病,皆热中所作,小便多,多所饮冷,虚极短气。”<sup>[18]</sup>由此可知,姚僧垣亦承袭了《黄帝内经》之“内热中满”引发消渴的病机理论。因此,该方在宣补之时兼顾除热,诸药和合,共奏升阳补虚、清热止渴之功,这也符合《千金方》中所载“除热宣补丸”之名。

## 2 宣补丸的来源与演变

宣补丸的创制根植于前代的学术积淀与临床经验的继承,在流传过程中它也将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所以对宣补丸的来源与演变进行系统研究十分必要。

### 2.1 宣补丸来源的推测

2.1.1 用药经验或源于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宣补丸与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的第卅六方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在第卅六方(简 150、153~155)中,使用了瓜蒌、石膏、知母、菟丝子四味药物配伍治疗消渴,而宣补丸中同样包含这四味药物。此外,在其他用于治疗消渴的方剂,如第十一方中,菟丝子亦有应用<sup>[19]</sup>。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菟丝子“主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sup>[16]</sup><sup>[12]</sup>,《名医别录》中称其可“强阴,坚筋骨,主治茎中寒,精自出,溺有余沥,口苦,燥渴”<sup>[20]</sup>。因此,我们推测姚僧垣在宣补丸中选用菟丝子治疗肾虚消渴的经验,可能与《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的相关方剂存在一定关联,然而,若要明确其中具体渊源,仍需进一步考证。

2.1.2 治法经验或源于张仲景肾气丸 除《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的消渴方外,宣补丸的创制可能亦受到张仲景肾气丸的影响。在《集验方》与《小品方》中均收录张仲景的肾气丸。然而,与《金匱要略》和《小品方》中肾气丸的版本不同,《集验方》中所载肾气丸在方剂组成上略有调整,新增五味子三两、肉苁蓉四两<sup>[2]</sup><sup>[105]</sup>。具体条文如下:

肾气丸治虚劳不足,大渴欲饮水,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方。

干地黄八两,山茱萸、薯蓣各四两,泽泻、牡丹皮、茯苓各三两,桂心、附子各二两,五味子三两,肉苁蓉四两。上末之,蜜丸如梧子,酒下十五丸,日三,加至二十五丸。

肾气丸是一首补泻兼施的经典方剂,方中地黄、山茱萸、山药补肾填精,肉桂、附子温肾助阳,泽泻、茯苓渗利水气,牡丹皮清热滋阴止渴,从治法上看,肾气丸更体现出宣、补、清兼施的特点。其中茯

苓、泽泻发挥疏通作用,肉桂、附子更起升阳之功,姚僧垣在此基础上,根据“大渴欲饮水”的临床表现,加入肉苁蓉、五味子二味强阴益精之品,以平衡肉桂、附子辛温之性。由此推测,宣、补同用的治法很可能源于张仲景肾气丸,为姚僧垣在继承张仲景医方的基础上化用而来。

2.1.3 组方经验或源于《刘涓子鬼遗方》 无论是《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记载的治消渴方,还是张仲景肾气丸,其年代相较于姚僧垣生活时代均较远。然而,在时代较为接近的《刘涓子鬼遗方》中,我们也发现了可能与宣补丸具有一定渊源的方剂。《刘涓子鬼遗方》卷三条文<sup>[21]</sup>如下:

治发背发乳,四体有痈疽,虚热大渴,生地黄汤方。

生地黄十两,竹叶四升,黄芩、黄芪、甘草炙、茯苓、麦冬去心,以上各三两,升麻、前胡、知母、芍药各二两,栝蒌四两,大枣二十枚、去核,当归一两半,人参一两。上十五味,先以水一斗五升,煮竹叶取一斗,去叶,纳诸药,煮取三升六合,分为四服,日三夜一。

宣补丸与《刘涓子鬼遗方》中的生地黄汤具有相似的适应证,即虚热口渴。两方中共有八味相同的药物,分别为地黄、黄芪、炙甘草、茯苓、麦冬、知母、瓜蒌和人参。并且在剂量上,均以地黄用量最多,其余药物剂量亦大致相近,多为三两上下。从方剂作用看,生地黄汤用于痈疽发背发乳,其病势外散,亦符合“宣疾”之论。在组方上,除了前八味药之外,生地黄汤另有升麻、前胡、竹叶透散邪热、升举阳气,还有黄芩、白芍凉血解毒,也可以说具备了宣、补、清兼施的特点。姚僧垣在此基础上去除升麻、前胡、竹叶等透表药物,根据“肾消渴,小便数”的主症,加入菟丝子、肉苁蓉补肾强阴益精,另以黄连、石膏代替黄芩、白芍,从而增强了清热滋阴的功效。

《千金方》卷二十一“消渴淋闭方”中有云:“凡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患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忽发痈疽而卒,所以戒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sup>[3]</sup><sup>[815]</sup>从这一记载可知,唐代以前的医学理论中,似乎认为消渴与痈疽之间存在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消渴之人需要预备用于治疗痈疽的方药,所以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之间或许也存在关联。据此推测,姚僧垣在创制宣补丸来治疗虚热烦渴时,可能参考了《刘涓子鬼遗方》中治

疗痲疽的生地黄汤的组方思路,结合其对肾消渴的理解与临床经验进行加减。

## 2.2 宣补丸的演变

2.2.1 唐宋时期 宣补丸在流传过程中对后世消渴方的创制亦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千金方》卷二十一“消渴淋闭方”中“猪肚丸”方下的无方名附方<sup>[3]817</sup>,以及《外台秘要》卷第十一“消渴方一十七首”中的“黄芪汤”<sup>[22]470</sup>等。经过比对,这两首方剂在组方、剂量、服法上高度相似,显然是源于同一方剂。以下为《外台秘要》中黄芪汤的具体条文:

又黄芪汤方。

黄芪三两,茯神三两,栝蒌三两,甘草三两、炙,麦门冬三两、去心,干地黄五两。上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忌芜荑酢物海藻菘菜,日进一剂,服十剂讫,服丸药,后肾消门中宣补丸是。

黄芪汤的组方药物均包含在宣补丸中,对应药物剂量和比例也与之近似,几乎可视为宣补丸的简化版。除该方外,《千金方》中的“治消渴除肠胃热实方”“猪肚丸”,《外台秘要》中“广济主脾胃中热,消渴,小便数,骨肉日渐消瘦方”等方剂中亦有多数药物与宣补丸重合,推测这些方剂的创制或许受到宣补丸的影响,此处不详论。

在理论方面,陈藏器《本草拾遗》首创十剂“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至如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sup>[23]</sup>,这是有关宣剂、补剂最早的记载。“宣可去壅”之论刚好能与陈延之“宣疾”“拥(壅)疾”之说印证,治疗“宣疾”应采用补剂,治疗“拥(壅)疾”应采用宣剂。值得注意的是,十剂中的通剂与宣剂在治疗原则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均通过疏通、疏解机体中的壅聚与积滞来达到治疗目的。而宣剂与通剂间的细微差别在用药中便能显现:宣剂侧重于向上疏通,向外发散气血,因此多用姜、橘等辛温药;通剂倾向于向下疏通,集中导利小便,因此常用木通、防己等苦寒药。而陈延之在《小品方》中指出,肾消渴的病机为“腰肾既虚冷,则不能蒸于上,谷气则尽下为小便者也”,故“常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亦免干渴也”<sup>[7]65</sup>。由此可知,治疗肾消渴时,在补肾虚的基础上,还需使用具有升提功能的宣剂,疏导壅滞的同时可载水谷精微上行润肺,从而缓解干渴及小便数的症状。然而同样具有疏导功能,但是偏向下行导

利小便的通剂,则不适用于肾虚消渴的治疗。因此,我们推测陈藏器十剂学说的创制或许受到陈延之《小品方》“宣疾”“拥(壅)疾”理论与姚僧垣《集验方》中宣补丸的影响。而宣补丸真正发生明显变化亦是在《外台秘要》当中,卷第三十一“古今诸家丸方一十八首”中记载了丽正殿修书学士李公所传“五补七宣丸”<sup>[22]1351</sup>,其中五补丸方为“人参、茯苓、地骨皮、干地黄、牛膝(等分)”,七宣丸方为“大黄(十五两),枳实(炙)、青木香、柴胡、诃黎勒皮(各五两),桃仁(六两去尖皮熬),甘草(四两炙)”,此二方不仅在组成上与宣补丸有一定相似之处,还在方后载有十分详细的病机分析与用方理论。比如在五补丸方后有:“五补丸,服至五日十日及半月日,觉气拥即服七宣丸,服经二三日,觉气散,还服五补丸……终须五补及七宣丸,并须合服之……夫人所疾,皆因风不宣散,即成拥缓热风……转生众病,皆因此由……觉虚则补,觉风气拥即利……明知宣补必藉兼行,故其人授余二法,名曰五补七宣,所以安七魄,镇五脏,坚骨髓,养神明,久服长生,百病日去,发黑,行及奔马。”在七宣丸方后亦有:“以宣利为度……若病深痼,则须半月或一月专服之,不用五补丸。若积年腰膝疼痛,寒冷如冰石,脚气冲心,愤闷将死……如前十数种病,则须服七宣丸。自外轻病,不妨与五补丸兼服,循环不辍,补养无限……其二方当须经久常服,不限春夏秋冬,朝夕行止勿间。”

《外台秘要》中的五补七宣丸对“宣疾”“拥(壅)疾”理论及宣补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病机理论来看,其源于陈延之:五补七宣丸方后论中所述“风不宣散,即成拥(壅)缓热风”“五补丸服至觉气拥(壅)即服七宣”“七宣丸服至觉气散还服五补”,其根源可追溯至陈延之《小品方》中的气之“宣”“拥(壅)”理论,且五补七宣丸的服用方法与“此物微拥(壅),亦可疗宣疾也。拥(壅)之过度,便发脚气”之论异曲同工。从治法上看,其秉承姚僧垣:如“五补及七宣丸,并须合服之”“明知宣补必藉兼行”等,强调了宣补并施的原则。同时,又创新性地采用了“宣、补两方,交替服用”的方法,即七宣丸“不妨与五补丸兼服,循环不辍,补养无限”一语,可以说是对宣补并用疗法的拓展。从用药上看,五补七宣丸受陈藏器十剂理论的影响较深:五补丸所用人参、茯苓、牛膝符合十剂中“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之论;七宣丸所用柴胡、木香、枳实则接近十剂

中“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之说。

五补七宣丸流传广泛,甚至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医方中也能找到其身影。根据梁松涛<sup>[24]</sup>考证,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编号为 ИНВ. NO. 4894 的西夏文医方中的第三个药方(为 4894 号第 17~23 行)<sup>[25]</sup>,此药方组方为人参、茯苓、地骨皮、熟地黄、牛膝,其所载药方就是《外台秘要》五补七宣丸中的五补丸。

2.2.2 金元至明清时期 金代刘完素在五补七宣丸的运用方面积累了经验,相关论述主要见于其著作《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sup>[26]</sup>中。刘完素认为“六气皆从火化”,治病需从寒凉法入手,尤善用七宣丸治疗各类疾病。他提出七宣丸的主治病机为“风壅邪热”,用以治疗由“中风风痲痲风”所致的“大便秘涩”,或是因“内积暑热之气。不能宣泄于外”而导致的“痲病”,以及治疗“大肠泄”中“溲而便脓血,脉五至之上洪者”。同时,又以五补丸治疗“风消,女子不月”。诚如《外台秘要》中所言“如前十数种病,则须服七宣丸”,刘完素继承此法,推广应用于中风、痲、闭经等多种病证不同阶段的治疗中,延及后世。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宣剂”提出了新的解读,在序言中载:“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郁塞之病……必药以宣布敷散之,如承流宣化之意,不独涌越为宣也。是以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皆宣剂也。”<sup>[27]</sup>李时珍在这一论述中提出了十二种不同的宣剂,其中“气郁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与《集验方》宣补法中“以宣助补,升提气机”的治法异曲同工。此外,《本草纲目》中对姚僧垣医方亦多有引用,进一步暗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推测,李时珍关于宣剂的新论或许受到了姚僧垣医方理论的影响。

2.3 宣补丸的流变 姚僧垣从秦汉时期医方中继承了消渴的用药经验,吸收前代医家陈延之关于肾虚消渴“宣疾”理论,效仿张仲景肾气丸补泻并用的治疗原则,参考《刘涓子鬼遗方》中治疗虚热大渴的组方思路,创制了宣、补、清三法并用的除热宣补丸,得到广泛流传使用,并演化出许多治疗方。其中,五补七宣丸秉承其宣补同用的治则,开创性地采用“宣、补二方,交替服用”的方法,使五补丸和七宣丸各自亦得到广泛流传使用。其“以宣助补,升提气机”的治法在明清时期仍具有一定影响力,扩展医家对方剂功效的认识,不断提出新的解读。

### 3 讨论与小结

本文前两部分对肾虚消渴的病因病机、宣补丸的来源与演变等进行了论述,下面根据流变情况,总结宣补丸的临床价值及对后世消渴治疗的指导意义,然后再针对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3.1 宣补丸的临床价值 姚僧垣《集验方》中的宣补丸采用宣补同用的治法来治疗肾虚消渴。宣补丸既有补法之暖补肾气的作用,旨在帮助恢复肾脏的生理功能,又通过宣法将体内壅滞的气血疏通,升提气机,达到调节津液代谢的效果,从而缓解由肾虚导致的小便频多、口渴等津液亏损以及阴虚内热的症状,尤其在肾功能减退引起的代谢紊乱中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宣补同用的治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医家对消渴的遣方用药,并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拓展了应用范围,可用于中风、痲病、痢疾、脚气、女子不月等多种疾病,于当前的临床治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2 理论与治法的核心仍围绕气机变化 宣补丸在流变过程中依据的病机理论与组方原则,始终围绕气机变化。首先,在陈延之《小品方》在对消渴的论述中,虽明确基础病因为肾虚,但仍然以气机的壅利与否来区分“宣疾”与“拥(壅)疾”。在“此物微拥(壅),亦可疗宣疾也。拥(壅)之过度,便发脚气”一语中,甚至提示这样相互对立的两种病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转换。而宣补丸的治法也是围绕这种特殊的气机变化而制定,补法中兼顾宣通升提,是为了防止补塞成壅;在一首方剂中使用两种相反的治法,是因为气机变化过快难以及时把握。此时,针对基本病因肾虚所用的药物已不是方中主导,甚至在《外台秘要》黄芪汤中去除了代表补益肾精的菟丝子和肉苁蓉。发展至五补七宣丸时,气机壅利的致病理论已经完全从肾虚消渴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微小但较为完整的风气致病理论与诊疗体系。致病理论就是气的聚散,治疗方法就是气的补泻,此时的方药由于脱离了治疗消渴的基本需求,所以相较宣补丸原方有了明显不同,然而其针对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气的壅利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症状。而之所以能产生五补丸、七宣丸交替服用的新方法,是因为随着医学经验的积累,医家对于病机变化的认识更加成熟,发现可以通过观察病势的转变,待气机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调整方剂,如此循环往复,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这样的转变,使五补七宣丸获得了更为开阔的治疗空间,不

再局限于消渴,而对气机变化的关注始终如一,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圆机活法”。

3.3 消渴与脚气病的异病同治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明确了“宣疾”与“拥(壅)疾”是以气机壅散与否进行区分的,宣补法亦是围绕气机壅利进行创制与流变的,并且在特定条件下,气机的变化可能导致病势转向反面。那么,基于这一理论,治疗“宣疾”消渴的宣补丸,经过适当调整,是否能以类似的方式治疗“拥(壅)疾”脚气呢?这类证据并不难搜集。例如,《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中载有“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sup>[6]48</sup>。据前文所述,八味丸历来是治疗消渴的重要方剂之一,由此可见该方同样适用于脚气上冲并伴有少腹不仁的病症。此外,《千金方》卷七“风毒脚气方”中所载“道人深师增损肾沥汤”,用于“治风虚劳损挟毒,脚弱痛痹或不随……心虚惊悸不得眠,日夜数过心烦迫不得卧,小便不利,又时复下”<sup>[3]329</sup>。而肾沥汤本身为治疗肾虚消渴的经典方剂,在《小品方》与《集验方》中均有收录。

此外,七宣丸在宋代《妇人大全良方》中同样用于妇人脚气并见大便秘结<sup>[28]</sup>。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五“痰饮”中记载了一则章姓患者病案,其中有一语“章,伏饮阴浊上干,因春地气主升而发,呕吐不饥,自然脾胃受伤。六君子宣补方法,未尝不妙”<sup>[29]</sup>。本案为痰饮病,患者体内存在伏饮,在春季因地气主升而发病,阴浊之气上扰,导致呕吐和食欲减退。虽然该病并非典型的脚气病,但病案中提出“因春季地气升发”引动“阴浊上干”的描述,符合“拥(壅)疾”症状的特点与其“春夏阳气上升,故拥(壅)疾发作”的发病规律。叶天士在治疗时采用了“六君子宣补法”,以补为宣,宣补并施,这一病案可以说是对“拥(壅)疾”使用宣补法治疗的临床实例。

根据以上例证可以推测,基于气机壅散的病机变化原理,治疗消渴的方剂在一定条件下具备调节气机、疏通壅滞的作用,能够对脚气病产生疗效。

3.4 小结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考证,对肾虚消渴的病因病机,“宣疾”“拥(壅)疾”理论,宣补丸的来源、治疗方法、组方原理、流传与演变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其中贯穿始终的风气壅利、气机变换理论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总结出宣补丸“以宣助补,升提气机”的独特治法与宣、补、清并施治疗肾虚消渴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展现南北朝时期对消渴治疗

的独特经验与医学思想,也为现代医学诊疗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 参考文献:

- [1]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2] 姚僧垣.集验方[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4] 吴童.消渴病中医文献与证治方药规律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5.
- [5] 王宏才,陈超,韩娟.消渴病的历史认识及发展[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 25(10): 1341-1342, 1365.
- [6] 何任.金匱要略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7] 高文柱.小品方辑校[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338.
-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17-1218.
- [10] 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6.
- [11] 司马迁.史记(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6-52.
- [12] 刘媛.基于中医古籍研究的“消渴”理论源流及内涵探讨[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5.
- [13] 何舒仪.姚僧垣《集验方》研究[D].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2024.
- [14] 张子和.儒门事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5.
- [15]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95.
- [16] 佚名.神农本草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 [17]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235.
- [18] 葛洪.补辑肘后方[M].陶弘景,增补.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141-142.
- [19] 王一童,李继明,贾波.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治消渴诸方组方用药特点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 33(5): 1785-1787.
- [20] 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42.
- [21] 刘涓子.刘涓子鬼遗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28.
- [22] 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23] 尚志钧.《本草拾遗》辑释[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
- [24] 梁松涛.俄藏黑水城医药文献4894号所载“五补丸”方考释[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 33(1): 61-64.
- [25] 史金波,魏同贤,E.N.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42.
- [26] 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 李时珍.本草纲目[M].张守康,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25.
- [28]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132.
- [29]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390.

编辑:马丽亚

收稿日期:2025-01-13